

龍吟華文小說
精彩鉅藏

牽掛的
歲月

牽心懸念
是你粲然的笑顏

張宛翎

傾・心・作・家

龍吟藝文小說 56

牽掛的歲月

張宛翎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牽掛的歲月／張宛翎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知道
總經銷，1994[民83]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56）
ISBN 957-689-114-0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3504

牽掛的歲月

作者：張宛翎
發行人：朱寶龍
執行主編：周旻君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 · 7918621
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銷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 · 9385215

排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7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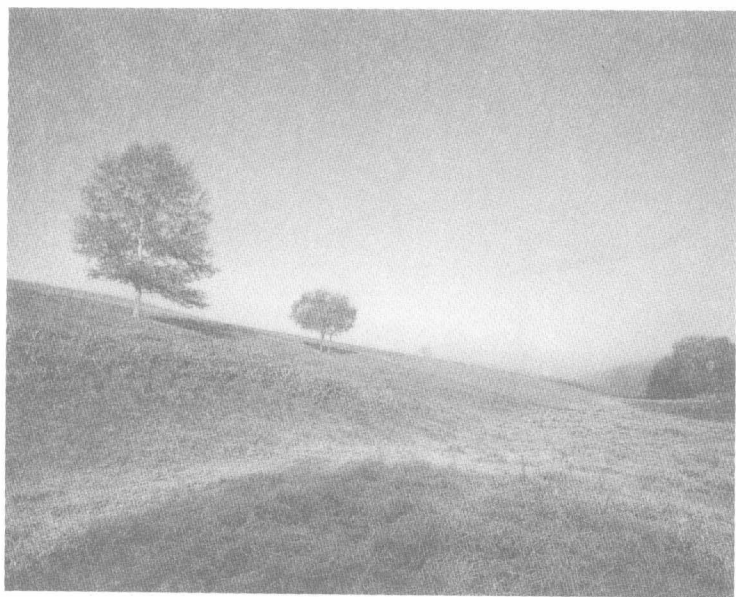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114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當思念騷動你的心，
我的耳便也騷癢難耐，
是那個雀噪的夏日午后？
抑或爵士輕揚的子夜？
我的耳已和你的
連線……

當故事開始……

張宛翎

很少有寫自序的經驗，不過倒是經常欣賞別人所寫的序，看得隨興輕鬆自然也就造成了我一種感覺上的假相，誤以為寫序是件易如反掌的差事。沒想到一旦自己必須面對這樁簡單的差事時，竟把我搞得七葷八素，一個頭兩個大；面對著稿紙，任憑我絞盡腦汁、腸枯思竭，半天硬是寫不出一個字來。

但，擱置了幾天之後，自知拖延也不是辦法，總是得寫的，那就寫吧……

寫這類型故事的想法，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形成了，但我始終不曾動筆，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寫才恰當。本書的故事，一半是真實、一半是杜撰的；故事大綱是真的，結局也是真的，但我又加進了一些虛構的東西。總不能把真正的情節不經任何刪改便寫出吧！那未免太赤裸裸、太毫無保留了，況且真這麼寫，我想當事人會殺了我的。如今這樣虛虛實實，等到有朝一日「東窗事發」，他前來質問時，我還可以來個死不認帳。反正天下的愛情故事多是大同小異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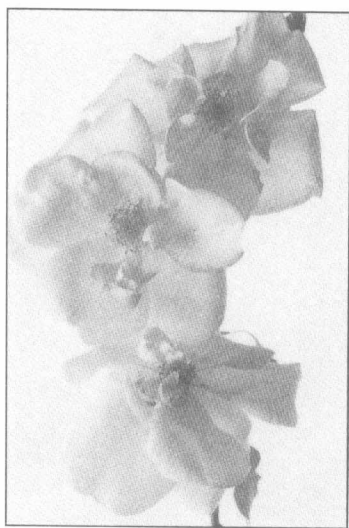
當我動筆寫這個故事時，常常會停筆思考著如果自己是女主角，我會怎麼做？如今這篇故事

已經完稿，當然，我也有了答案。我想我應該不至於遇上這種令人左右為難的倒楣局面，所以我就無需庸人自擾了。

也不知是不是八字的關係？我身邊的朋友總是愛情不順、頗多阻撓。當事人彼此相愛，卻總是遭到家人反對；我也弄不懂他們反對的理由何在，大概有些人做事就是依感覺，也不需要什麼原因或理由的；反正他們是長輩嘛，他們看過的人比我們打過的螞蟻還多呢！或許，這就是理由吧？

無論如何，我虔誠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在愛的路上能走得平順，愛得自在。更願所有令人敬愛的長輩能愛其兒女之所愛！拜拜。

牽掛的歲月



第一章

天，才朦朧亮。

電話聲一陣又一陣自耳邊響起，楊緒倩從睡夢中驚醒。她恍恍惚惚的接起電話，一面看向高掛在牆上的布穀鐘，鐘上的時間正確指著五點三十分。

「喂！哪位？」

「緒倩，吵到妳了嗎？」電話的那端是個女孩子，楊緒倩大學時代至今的莫逆之交——謝家琪。

「嗯！什麼事？」

「緒倩，我好緊張喔！今天晚上妳一定得來，好不好？」

楊緒倩先是愣了一下，才猛然想起今天是謝家琪結婚的日子；前一陣子光是爲她張羅大大小小的事，再加上本身工作忙碌，一連串的事情奔波下來，早把楊緒倩累得暈頭轉向了。

「放輕鬆點嘛！對方又不是陌生人。」

「我知道，可是……」謝家琪停頓了一會兒，又繼續說：「今晚妳來不來？」

「我不是早告訴過妳，今天晚上我有個很重要的客戶嗎？這個約是不能推的。」

「那妳赴完約之後一定要來，否則我不原諒妳。」

「我盡量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會應酬到幾點，如果不太晚，我會去的。」

「多晚，妳都得來，答應我？」

楊緒倩不懂為何謝家琪這麼堅持。

「緒倩，妳答應，我才掛電話。我一生就這麼一次婚禮，妳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若妳缺席，我會很遺憾的。」

「家琪！」

「我說過不耽誤妳的工作，所以我不敢要求妳早到啊！只要妳一忙完就來，可以嗎？」

「好吧！但是若耽誤了妳的洞房花燭夜，可別怪我。」

「不會的。」

「那我可以睡了吧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OK！拜拜！」

「等等，緒倩。」電話那頭又傳來謝家琪的喊聲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今天晚上！一定要來。」

楊緒倩笑了笑，然後說：「我知道。妳今天是怎麼回事？歇斯底里的。」
「沒事。晚上見。」



結束應酬已經是晚上十點多的事了。

楊緒倩只覺渾身疲累，本想直接回家睡覺，但又想起謝家琪再三的交代，她強打起精神將車往陳家開去。陳家，是謝家琪的夫家。新郎陳文凱高中時代就和家琪認識，高三那年兩人因大學聯考相互鼓勵而萌生愛苗，大一開始正式交往，迄今已經十年了。

陳文凱，她也是相當熟稔的。大學時代他們這一票人是要了命的瘋狂，經常玩在一塊。一起唸書，相互鼓勵；通宵達旦的玩樂、恣意的享受青春，點點滴滴的回憶始終鮮明的活在她的心裏，那是個她深信自己永生也無法忘懷的黃金時期。在那一段歲月裏她曾真正認真的、不顧一切的愛過。雖然，一切都成了過往雲煙，但，那份感覺仍舊是在的。

她緩緩的將車駛向陳家，心裏卻湧起一股莫名的緊張，她猶豫著到底要不要赴這個婚禮？猜測著會有哪些人參加這個婚禮？她忽然想起他——方紹岡。

這麼些年下來，他們倆早就失去了音訊，不論在美國，甚至回到台灣，家琪、文凱總是小心翼翼的不提他的消息。他也許不會來吧？一定是的。她想。

如果他來了呢？他變得如何了？整整五年多不見，這段時光裏該可以把一個男孩子磨練得像個男人了吧？

她想著想著，轉眼已經到了陳家。停好車，她走到門口，才猶豫著要不要按鈴時，大門卻打開了。謝家琪出現在她眼前。

「妳總算來了。」

「我正打算按鈴。」楊緒倩說。

「快進來吧！」謝家琪不管自己正穿著笨重的新娘裝，一古腦兒就把楊緒倩往裏頭拉。她將楊緒倩拉上二樓，推她進一間房間，然後丟下一句話：「等我一會兒，別走開。」

楊緒倩不明就裏的看著她，無奈的點頭。

沒一會兒，房裏的燈忽然全熄了，漆黑一片中，楊緒倩清楚的聽到開門關門的聲音，隨即傳來了一陣男性低沉的嗓音：「凱子，你幹嘛？」

好熟的聲音……楊緒倩心中一驚。是紹岡？

立即，門外傳進了陳文凱的聲音：

「今天是我家和家琪結婚的日子，所以我希望所有有情人都成眷屬。對你們兩個，我和家琪的看法一如當初，你們是天生一對。希望你們今天能再好好看看對方，好嗎？」

燈，霎時大亮。楊緒倩別過頭去，本能的閃避突來的燈光，她側著臉看著牆，他們各自站在原地，一動也不動。時間彷彿靜止般。

終於，他率先打破沉默，走到她面前。她抬起頭盯著他，沉默依然。她注視著他，認真而仔細的看著他，心裏無法控制湧起的陣陣波濤，如排山倒海般的襲向她，緊緊的將她包圍，令她幾乎窒息。

他不一樣了，至少外型變得成熟許多。搭配得宜的西裝使他看起來像個男人，而不再是當初那個總是穿破牛仔褲的小男生。時間過得真快，轉眼，都已經五年多了。

他凝視著她，他的眼神令她沒來由的慌亂。他的眼神是她熟悉的眼神，以前他總喜歡要求她看著他的眼睛，然後故作神祕的問：「從我眼裏，妳看見了什麼？」

「你的眼珠子。」她覺得他的問題可笑。

「不是。妳再看看，再看清楚一些。告訴我，妳看到了什麼？」

「看到我自己。」

「答對了。」然後他會興奮的擁著她，深情款款的告訴她說：「那就是我心裏的全部。」

楊緒倩低著頭，不願、更怕正視他。怕他的眼神一如昔時的深情，怕是分手時的絕望怨恨，更怕是形同陌路的冷漠。

他們之間有著太多太多共同的回憶，所有的歡笑和淚水都極為祕密的埋藏在她的心裏。她始終珍惜，雖然這些年來都不曾再思及任何一絲一毫，只怕輕輕一碰又是錐心刺骨的痛。自從，五年前和他分手後，她搬到美國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其間也遊歷了許多國家，直到八個月前回國工作。生活是忙碌而充實，但感情卻始終空白。雖然身邊不乏條件極佳的追求者，但她卻無意再開始一段新的戀情，因為她知道他的影子、他的靈魂始終存在她的內心深處，拋不開這個靈魂，她知道自己的愛情永遠無法重生。她始終愛他，但卻又怕愛他。他們之間的愛情太緊張，太複雜，太多壓力。她從來只想單純快樂的愛，輕鬆自由的愛，但，這對她而言竟成了一種奢求。紹岡的愛、紹岡的真心令她倍感甜蜜而幸福；但他的家庭，他的父母卻令她心驚膽跳、心力

交瘁。他確實爲了她義無反顧、豁出一切，但她卻不忍見他爲了自己左右爲難，與父親反目成仇。她既無力改變現狀又不願面對他的父母。逃避是唯一的方法，但如此卻使自己成了負心的人。

他望著她，眼神若有情、似無情，久久才說：「好嗎？」

「嗯！」她情不自禁的抬起頭。心情複雜而矛盾，有乍然相見的慌亂和吃驚，更有著久別重逢的喜悅。

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他再度凝視著她，那眼神柔得像水，幾乎把她整個人淹沒。「好好保重。」他說。

語畢，他一轉身開房門走了出去。她急急的想喊住他，可是，話到嘴邊卻硬是梗在喉頭全然發不出聲。

保重？是的，除了保重又能說些什麼呢？她像只洩了氣的皮球似的往床上一坐。頭一眩，眼前彷彿有幾百個「保重」的字眼向她凌空劈下來，砸得她遍體鱗傷。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迅速的佔據她所有的感情，怎會這樣？爲什麼覺得難受？爲什麼？早該習慣了啊！

分手，是她提出來的。當初他也曾一再企圖挽留，可是她的心意卻如鋼鐵一般的堅定。那時的情景至今仍深刻的烙在她的心裏，她怎麼也無法忘記當初他是如何的請求她留下來，而她縱然心裏有萬般的不捨，仍是堅持著自己的決定；只因那時她深信他們無法再繼續來往，至少她不能。

她永遠無法忘記當初他轉身離去時投射過來的眼神是那麼悲不可抑，扭曲的神情明顯的表現

出他對她的不諒解。當時他認定他們之間必然出現了第三者，她一味的搖頭不想做過多的解釋。甚至謝家琪也曾問過她是否真有第三者介入，而她只是一味苦笑著說：「若我說，就是因為我太愛他，所以我不得不離開他，妳相信嗎？」

這個荒謬至極的答案，謝家琪自然是不信的。

但她不在乎別人的看法，她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。和他分手，她的痛苦絕不亞於他，但沒有人了解這一點，在朋友的眼中，她就是個負心的人；儘管如此，她從不後悔自己所做的決定，至少五年多來她從沒想過這個問題、這個人。也許是生活繁忙使她並無太多的心力回憶往事，她知道有這麼個大男孩被穩穩的封在她的心裏，活在她的潛意識中。她一直以爲即使有機會再見這個大男孩，她仍會心如水，雖然她不認爲他們會再見。

沒想到一旦真的相見，他的一句保重竟讓她心痛難當。她不明白自己內心的五味雜陳從何而來？她反覆的問自己——楊緒倩，妳是怎麼回事？分手不是妳想要的嗎？妳說過不後悔的，不是嗎？爲什麼難過？爲什麼依依不捨？



才剛放暑假，就一連下了好些天的傾盆大雨。難得，今天終於放了個大晴天，陽光普照，但這樣的好天氣對此刻的方紹岡而言卻是個大大的麻煩。他站在客廳的窗邊將窗簾拉開，一道刺眼的陽光透進來照得他幾乎睜不開眼睛。

「媽的，連老天都和我作對。」他口中唸唸有詞，一面忿忿的將窗簾拉上。

「紹岡。」他的姊姊方佩如自大門外奔了進來，一面喊著：「快點，要遲到了。」

「好啦！」他不耐煩的隨口應了句。

方佩如站到他面前，上上下下仔細的端詳了他一會兒，滿意的說：「嗯！英俊挺拔！」

「姊！別挖苦我了，行不行？」他瞪了方佩如一眼。

「瞧你，一臉不厭煩的樣子。都是十九歲的大男生了還像個小孩子似的。」

他看著佩如，滿臉的不高興。「我覺得自己被擺佈，爸媽一點都不尊重我嘛！只關心他們的生意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爸媽最疼你了。」

「我說錯了嗎？昨天我莫名其妙的被通知，不！我應該說是被命令，今天必須去參加自己的相親大典，」他冷冷一笑，「他媽的，這是什麼時代了。爸媽還威言恫嚇的警告我不得缺席……」

方佩如笑了笑說：「盛家和我們家生意上往來已經有十來年了，也算是世交；而且爸媽好像滿欣賞盛小姐的，否則他們怎會這樣鄭重其事地要將她介紹給唯一的寶貝兒子呢？」

「我只是氣爸媽事先不徵求我的同意，而且我才十九歲，要是我相親的事被凱子那票人知道了，準被消遣至死。」

「別氣了嘛！只是相親而已，又不是要你娶她。而且……」佩如舉起手替他整整領帶，「你不說，凱子他們不會知道的，是不是？」她笑了笑又說：「有點笑容，好不好？別丟了爸媽的臉。」